

北島志

139  
4  
158

東京圖書館			
四冊	一六〇號	二架	函
			地理類
			和書門

共四本

023228-0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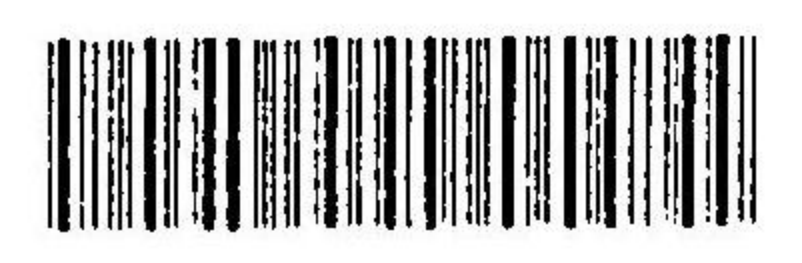
139-158

北島志

豊田 亮(天功) / 撰

M3

ADC-0069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 幼穉部

# 北島志序

從戶部郎中 齋藏梓

北島志序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 幼穉部

我 太公執忠誠之節、謹藩屏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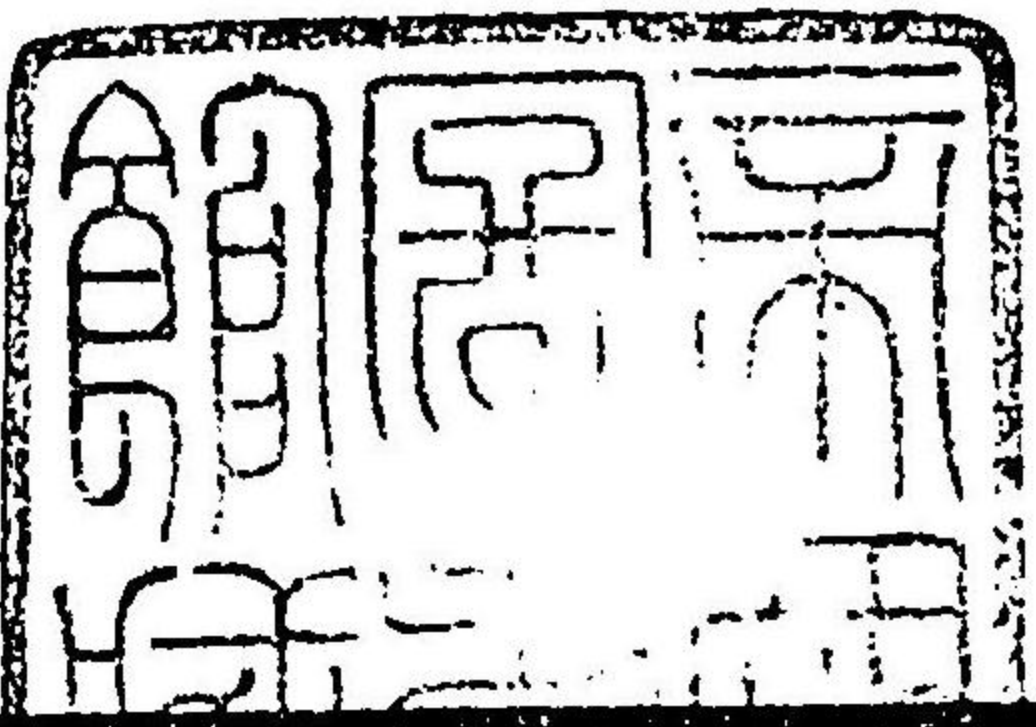
所以振肅紀綱、防備夷狄者、常拳拳

心於此焉、今公繼述、宣布仁政、

飭諸臣各修其職、於是乎臣亮膺

編纂夷志之任、書成將獻、謹颺言其

端曰、神皇締構天造、經綸天業、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 幼穉類

# 北島志序

北島彰季 刻藏梓

北島志序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

我 太公執忠誠之節、謹藩屏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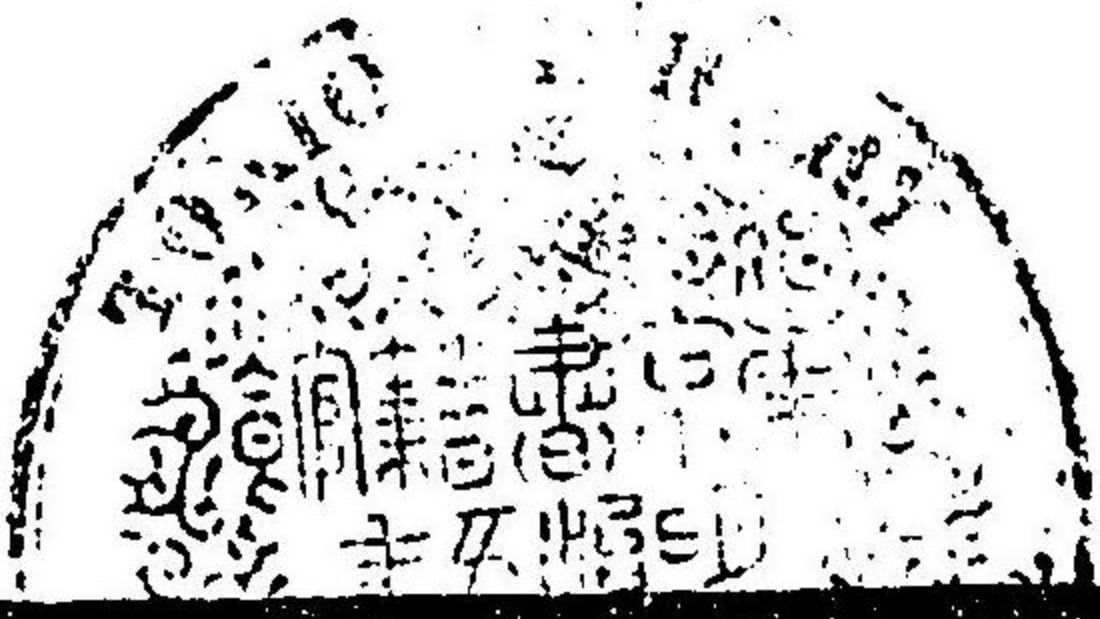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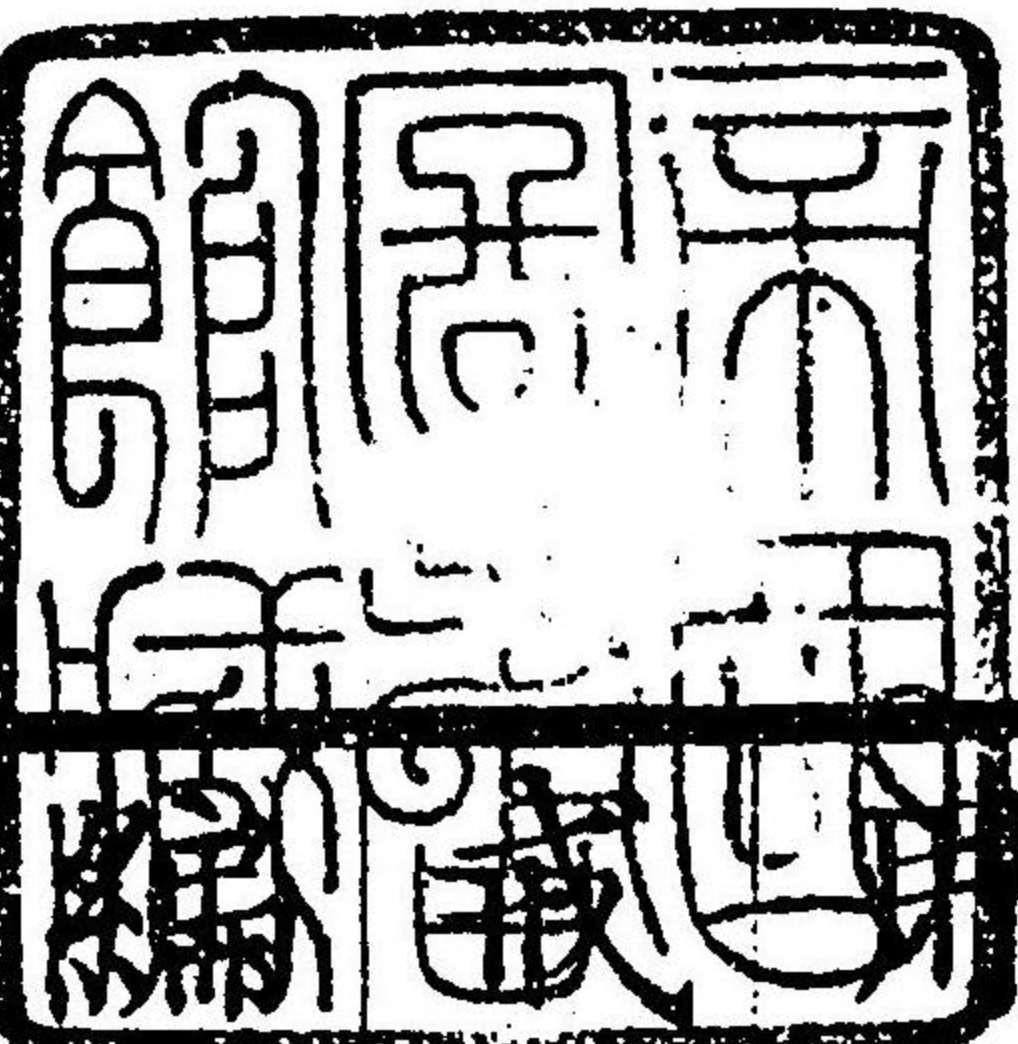
所以振肅紀綱、防備夷狄者、常拳拳

心於此焉、今公繼述、宣布仁政、

飭諸臣、各修其職、於是乎臣亮膺

纂夷志之任、書成將獻、謹颺言其

端曰、神皇締構天造、經綸天業、



北 集 卷 一 序  
奠萬世不拔之安自

崇神

景行以後以東征西伐為最大事務  
故 倭武提八尋矛蕩平東方諸  
夷 神功定內官家讐服西蕃群  
國蓋以開拓不廣則德化不洽綏懷  
不至則荒服不順威武不震則夷狄  
醜類有覬覦睥睨我邊徼者故也豐

功偉烈赫乎盛哉固非謏劣之所能  
頌萬一也北島之地自 帝子耀  
兵之後安將軍撻伐肅慎坂將軍剪  
滅蝦夷當是時 皇靈遠及海外  
有截自我狄氏羗罔有不来而朝貢  
誓賴於闕下者焉故太宰之傳屬國  
之記皆可以徵當日之取章也至中

北條集志 序  
葉以後、我之所以經理外蕃者、漸不能如昔時之整密、而北島槩置之度外、其地方闇昧鬱遏、不得耀於光明者、十有餘年於此矣、甚之至我不知混同監札加之為吾紿屬、故元祿以來、醜虜屢來、覬覦睥睨此地、變故紛紜、惹後來無窮之禍者、可勝慨哉、所

幸 聖明在上、大將軍翊化時、政一新、大小臣工有志之士、皆爭盡其力、奏其技、以圖報效、則北島萬里、亦將以漸而復舊日之封疆矣、夫審神皇之遺訓、則知東征西伐之意、知東征西伐之意、則安坂二將軍以降、及北條氏之欲討胡元、與豐臣公之

北集志 序  
三  
欲遷都明國、皆可以類推而知、而今  
日、國家之所當簡將相任賢材、建  
規恢之鴻業者、夫豈得忽哉、臣自受  
命來、日夜研究、閱古圖舊記、六月起  
草、至八月始成、為卷凡五、再拜進之、  
僕人庶幾乎裨補時務之萬一云、  
嘉永七年秋八月朔

彰考館編修臣豐田亮謹序

凡例

一此書記古今沿革及風土人情然略古而詳今者何也以上古之事載在國史不假煩言贅說也故舉征伐之事僅僅止日本武尊坂將軍蝦夷之居內地者叛服之迹皆略而不書唯記係渡島夷者以渡島夷即今世所謂蝦夷也

一日本武尊之東征紀事極省略以其功德巍巍祀為貴神天下人民莫不尊崇奉事焉者也坂將軍之攘夷其功業亦極卓偉雖兒童走卒皆能道之唯憾舊史殘缺首尾不備當時大定之績竟未能十分明暢

今徵之辨史驗之口碑考之蠻書其事跡瞭然斷無  
容疑者雖國史所不載必謹錄焉所以存異聞也  
一載安將軍討肅慎者何也以肅慎亦為我屬國故也  
載安倍賴時至混同江事者何也以混同江邊本為  
我邊塞地迨中葉皇靈不及為戎所奪賴時之  
至此亦可以徵昔日之版圖故也近歲間宮倫宗之  
過混同江至清國德楞府亦與此相類而其記事太  
略者何也以行錄太長欲別作一傳詳其事故也  
一源廷尉不死高館脫身至蝦夷其事亦不容疑然夷  
人所傳不過瑳琉築城棚兒逐鵬及讓國家臣抵大

漠之野之類蓋廷尉經歷夷地終竟不得志非若筑  
紫八郎并吞南島其子孫為琉球國王之比是以其  
事跡多隱晦不明故今唯傳其可信闕其可疑  
一道里有古今之殊如多賀城碑所記以六町為一里  
即古法也此書多詳近世則以三十六町一里之制  
記之即今法也

一書夷人之名如波志多院知古茂多院沙愚奢院皆  
削院字實以院為愛儂轉音故也譯虜人之名從明  
人之例虜人之名甚長蓋連其教派祖師名與己名  
姓為一今多譯其名然或譯其姓或譯教派祖師名



不必拘也。

一此書載鄂虜事殊詳者夷地與鄂虜相接虜人耽耽相視朶頤垂涎之念未嘗一日而少輟也。神州北方之憂莫甚於此者。君公命臣作此書者實欲審其地理人情以供折衝禦侮之用故於鄂虜蠶食放支蕩侵掠之事最加詳焉本篇所不錄者當載之北虜志。

一此書紀事必有確據如下所載引用書目卽是也然必數說相合者方始書之其止一說者皆舍而不書唯徵之事理考之情勢斷然無容疑者及書籍之所不載而諸州人士至夷地所耳聞目擊其說可信則書之讀者勿以引用書之所無而疑焉。



東遊雜記

東輿紀行

漫遊花草

蝦夷亂紀事

蝦夷志

蝦夷拾遺

蝦夷拾遺別卷

三國通覽圖說

休明光記

北邊雜記

邊要分界圖考

蝦夷日記

鄂羅斯紀略

海防再議

銅柱餘話

東韃紀行

蝦夷草紙

蝦夷談

松前志

北槎略聞

亞魯齊來朝記

魯西亞船到著聞書

南部津輕松前三國申出書

未曾有記

獲熊紀事

二叟談奇

海外異傳

虜變紀聞

邊警紀聞

羅處和人渡來記

唐太惠登魯府番人口書

南部家士大村治五平口書

蝦夷地騷動聞書實錄

蝦夷海寇事略

魯西亞漂流記

船長日記

蝦夷巡覽筆記 笠原五大夫蝦夷筆記

加模西葛杜加國風說考

大和本草紀聞 物類品騰

六物新志 子年異國船一件

享和辛酉唐太事狀 吹流佐禮之記

蝦夷談話記 瓦刺弗吐島雜記

北蝦夷記 西蝦夷紀行

蝦夷新疆紀聞 北海記

接疆諭書

蝦夷人幣魯阿幣華行狀記

夷酋列像附錄 蝦夷方言藻沙草

外濱略記 獻芹微衷

蝦夷沿革考 初航蝦夷日志

北裔備考 陸奧出羽地圖

蝦夷地圖 蝦夷地周迴圖

松蝦之圖 間宮倫宗蝦夷地圖

松前所藏蝦夷地舊圖 同新圖

蝦夷島里程圖 蝦夷輿地全圖

唐太東郡圖 本蝦夷圖

千島圖 蝦夷大概圖

蝦夷人圖

東西蝦夷地里數書

蝦夷人游獵圖

蝦夷人武器圖

茶志圖

萬國輿地全圖

海東諸國記

魯西亞書簡

同附錄

遭厄日本紀事

鎖國論

輿地誌略

蝦夷雜記譯說

北島志卷之一

水戶 彰考館編修 臣豐田亮撰

北島其最大者曰蝦夷曰北蝦夷曰千島皆我荒服之地  
列聖所用心經略綏懷以纘 天神之遺意

者其為夷狄蠶食侵掠自元祿年中而始矣蓋遡上古  
而考之 景行天皇二十五年遣武內宿禰觀察蝦

夷地方四十年遣 日本武尊征之蝦夷悉降其後豐

城皇子苗裔世治其地東陞帖然無事至 齊明天

皇四年阿部比羅夫率軍艦一百八十隻伐鰐田淳代

蝦夷蝦夷恐懼請降比羅夫勒兵海浦夷人恩荷進誓

曰、奴輩持弓箭、繇射獵鳥獸、故豈敢抗拒官軍、請以誠心奉事。天朝若背誓者、齟田神明、極之、因授恩荷

小乙上、定淳代津輕郡領、聚渡島蝦夷於有間濱、大賜酒食、振旅而還。秋、蝦夷詣闕朝貢、授淳代郡大領沙尼具那小乙下、津輕郡大領馬武大乙上、各賜旗鼓弓鎧等兵器。詔沙尼具那、檢覈蝦夷及俘虜戶口、是歲

阿部比羅夫征肅慎、獻生熊二、熊皮七十張。五年春三月、比羅夫復率軍艦百八十隻征蝦夷、大聚齟田淳代津輕、膽振、鉏夷人及俘虜、賜酒食、以船一隻及五色綵帛、祭其地神、進至肉入籠、問兔蝦夷請以後方羊蹄爲

政所、比羅夫從其言、且定郡領而還。比羅夫復與肅慎戰、敗之、擒獲甚衆。六年春三月、比羅夫率軍艦二百隻征肅慎、以陸奧蝦夷爲導、進至大河側、渡島蝦夷一千餘人臨河而陣、陣中二人急呼曰、肅慎人競來、將殺我輩、請得渡河、投化官軍。比羅夫召二人問之、具言賊所在、及其船數二十餘隻、乃遣使召之、不肯來。比羅夫命寘綵帛、兵鐵於海濱、以啗之。肅慎意動、舉羽旗發船而至、俄頃乞和。比羅夫不許、發兵攻之。肅慎據柵拒戰、能登馬身龍戰死、官軍奮鬪、敗之、大獲俘虜而還。元

正天皇養老四年、遣渡島津輕津司諸鞍男於靺鞨國

偵探風土、當勝寶寶龜間、蝦夷屢擾動、掠略邊民、殺按察使、官軍征討、遂未能平殄、及桓武天皇即位、抱

大有為之志、欲掃蕩夷賊、收一勞永逸之功、委任坂上

田村麻呂、是時賊勢張甚、蹂躪東州、進至駿河清見關

間、田村麻呂將至、恐懼退據陸奥、田村麻呂與夷賊戰

大敗之、擒斬高丸惡路赤頭阿氏利為母禮諸酋、築膽

澤志波等城、以鎮壓之、夷賊皆破膽震怖、奔竄海外、乃

至七戶、建碑表、日本中央實以北島萬里皆為我荒

服之地也、蠻書云、是時韃虜大舉寇中國、保據陸地

坂上田村麻呂與虜大戰敗之、醜類皆破、無爾後文室

一人、生還報國者、是言必有據也、姑附備考、

綿麻呂極兵力、殲滅遺種、東州帖然、無復有烽燧之警、

其功烈可謂盛矣哉、渡島蝦夷自先世既已隸屬出羽、

弘仁初、渡島夷二百餘人、漂至陸奥氣仙郡、國司以非

其所管、却還之、夷人言、時方寒冬、踰海至艱、請至明春

還歸本鄉、許之、清和天皇貞觀十七年、出羽言、渡

島夷作亂、大發舟船、殺略秋田飽海二郡民、乃詔

牧宰討平之、陽成天皇元慶二年、出羽夷倂叛、遣

藤原保則、小野春風討平之、是時津輕渡島夷有願效

順歸正者、保則具奏之、敕曰、以夷攻夷、古之上策、

惟野性難馴、戎心易變、宜料事勢、因便進止、勞饗夷倂、

七島志

實非急務、若能殲賊、賞之固當然、以城郭罹災、無屯聚之所、宜擢有功以勵將士、何須宴會、以致騷擾乎、三年、渡島夷三千人、與津輕俘囚非賊黨者百餘人、詣秋田城納款、乃遣藤原紘行文室有房等賞勞、大發本國不動穀賜之、自是東陞無事、  
後冷泉天皇時、安倍賴

時踰海至混同江、賴時為陸奧六郡長、屢悖、  
皇命

朝議將討之、賴時謂自古抗、  
朝廷者、必罹誅戮、予

今蒙譴、其安得解免、聞北方有國、或得率吾衆至彼、倘

祥卒歲乎、乃與其子貞任宗任等齎資糧、駕舟船直抵

其地、  
宇治拾遺云、賴時望見北方有國、舉颿、未幾至其地、是似指蝦夷地方者、然其謂遡流三十日、蝦夷

中石稱戶樹最為大川、亦未至如此之綿亘、則賴時所到、為混同江、斷不容疑、蓋源隆國參路人言作此書、不免有小紕繆、故今訂之、遡大江三十餘日、望見岸上、皆蘆葦、絕無人跡、一日忽聞大地響、乃急徙船蘆中、以覘見其人、紅

抹額騎馬、如世所畫胡人者、凡千餘騎、臨江相語、鞭馬

絕流而濟、步兵簇擁其左右、倏忽間渡江過去、不知其所之往、賴時謂是必淺處、當涉、乃就測之、深不得其底、

賴時意悚懼、絕望而還、無幾、賴時貞任皆死、宗任降、得

赦而弗誅、徒筑紫、語人曰、吾嘗聞世人說胡國遠在宋

國北、然吾實抵其地、見其人、蓋距陸奧非遠也、  
後

島羽、天皇文治五年、藤原泰衡與源賴朝戰大敗、欲出

島羽、



奔蝦夷以避難中途為人所害當時其將士往往有逃竄夷地者以其渡海入島中故後人謂之渡黨

德天<sub>順</sub>皇建保四年源實朝流盜賊五十餘人於蝦夷蓋

自皇綱解紐而降安東氏實據秋田蝦夷地方皆

屬其紗轄而渡黨與夷人爭鬪無已然其事瑣屑文書

多闕首末不可得而詳也其始徇松前者為武田信廣

信廣若狹人蓋源義光十四世孫也或曰松前氏祖武田

乘亂踰海取松前姑附備考父曰信賢父子不相得信廣駕商船至

松前適蝦夷作亂陷志法箱館松前諸城時茂別某在

下國城蝦夷某在上國城與蝦夷戰勝負未決信廣應

募從軍斬魁帥奮戰大敗之蝦夷茂別皆投寶刀以賞

之蝦夷無男子乃以信廣為女婿承其家時長祿元年

也信廣卒子光廣嗣永正十五年徙于松前城明年夷

人復叛光廣誘魁帥入城飲以酒視諸寶器伺其怠斬

殺之光廣卒子義廣嗣善挽強弓夷嘗夜來欲踰城義

廣知之執弓射殺數人夷眾盡逃義廣卒子季廣嗣李

廣與東西夷講和以靖國民以波志多為西夷長知古

茂多為東夷長定市易制頒二夷俸米令諸國商船給

之謂之夷役夷役始此季廣卒子慶廣嗣天正十六年

謁關白豐臣秀吉征韓之役從至名護屋秀吉命慶廣

統轄蝦夷及松前使諸國商船往來夷地者皆奉慶廣指揮若有不從命者告其國王誅之又賜自津輕至北陸及大坂驛遞文書慶長元年謁東照公九年賜治夷地條令書先是築新城於封內地至十一年落成名曰福山十四年賜自津輕至南部仙臺秋田酒田由利仙北最上驛遞文書慶廣卒子盛廣嗣盛廣卒子公廣嗣元和六年台德公命賜松前金山前後賜黃金甚衆後從大猷公朝京師寬永十四年松前城火公廣被數創十七年戶梶龜田海嘯漂人家民夷溺死者五百餘人內浦嶽燒灰滿空中國內爲之晝暗者二

日公廣卒子氏廣嗣氏廣卒子高廣嗣高廣卒子矩廣嗣寬文九年沙愚奢作亂明年討平之沙愚奢者東蝦夷志毘茶里酋長以猛惡陵壓衆夷衆夷皆畏之據要害爲壘其地出黃金故礦夫來住者甚衆仙北礦夫莊大夫爲沙愚奢女婿協力謀滅松前擅夷地市易之利波彞夷鬼菱思欲誅二人以絕後患弗克被殺適松前船三十隻至志毘茶里海賊黨聞之乘夜掩擊殺四百餘人得脫者僅四五人耳明年四月夷人報之松前時矩廣尚幼從大父泰廣輔政奉命率兵一千與賊戰於煮努彞賊大敗逃入山中松前兵乘勝長驅逐北降

者相踵遂至志毘茶里佐藤權左衛門以計誘賊賊衆  
盡降乃誅沙愚奢兄弟及首領二十餘人燒殺莊大夫  
蝦夷盡平元祿元年春我義公遣崎山某駕快風船  
至蝦夷之石狩先是義公命作大船於南部地南部  
津輕二侯助役前後經十歲始成至是自那珂港發船  
六月至石狩川夷人喜我船到爭來觀之男女殆千餘  
人皆謂從前未嘗見如許大船至此地者我界以酒食  
則益悅以鰕魚熊皮報之其人醉中舉楫相擊以為戲  
卽槌擊也川甚廣深鰕魚甚衆殆至妨舟楫以鰕百尾  
換米一斗二升留四十餘日至八月發船還則颶風大

作船漂至北海蓋近韃靼地方也風息抵松前以十二  
月得歸那珂港至公薨船壞不復修我州航海術遂  
廢云十一年鄂羅斯國人掠奪蝦夷屬島加模沙斯加  
地初久奈志理蝦夷屢至其地漁獵有所獲則曬乾其  
肉蝦夷謂肉加模謂曬沙斯加因名其地曰加模沙斯  
加自坂上田村麻呂旣沒邊將不能續其遺意成綏懷  
略定之功加以昇平日久上下宴安防邊大計一切寘  
之而不問遂為鄂虜黑托爾并吞其地中國北方之  
患始此黑托爾事詳北虜志享保四年松前始得列萬  
石班矩廣卒無子以同族本廣子邦廣為嗣六年始受

六載一覲。命邦廣卒子資廣嗣。明和二年，資廣卒，子道廣嗣。是歲，鄂虜延遲遲始至羅處和石沒石利二島。明年至越土呂府之諸春野，問島中事狀，歸至宇兒婦島，留三歲。延遲遲性暴，屢虐夷人，夷人皆怨。後欲拉夷衆歸國，夷長逃去，乃縛衆碎鍋釜發船而去。六年，鄂虜伊畔來言，延遲遲以暴故，既得幸本國，今送還其縛去島人，留其半於合落沒石利島。是後要島人與鄂羅斯，彼此交通，無有嫌猜。我將渡海赴宇兒婦，以捕臘虎。乃至宇兒婦島，先是有鄂虜大船入和通腦者，伊畔與之過年。至明春，駕小艇歸本國。夏，越土呂府夷長至宇兒

婦捕臘虎。鄂虜大衆來謂夷長曰：所獲臘虎當輸之我國，否則必留其人爲質，非意陵轢，勢不可敵。夷長等逃去，鄂虜追之，發銃殺夷長二人。越土呂府夷相議曰：鄂羅斯來據我島嶼，至非道如此，太可怨憤。且我每歲捕臘虎輸之稅鋪，與諸物交易，以養身命，今爲彼所妨，不得射獵，何以爲生？乃與羅處和夷長率衆駕船至宇兒婦射獵。鄂虜又發銃劫之，盡奪其從行家財重寶。蝦夷大怒，謂前年殺我夷長，今年奪我財寶，如此橫逆，安可忍耐？宜盡力以報讐怨。羅處和前歲亦爲延遲遲所虐，怨鄂虜，乃與之相議，作毒矢刀槍諸兵器，令其衆曰：見

鄂羅斯人輒殺遂至宇兒婦誘殺八人間鄂虜多居磨  
勘流島乃踰海至島誘殺十七人謂不殺盡大衆在和  
通腦者則宿憤不霽然其衆強盛不可不用心也乃增  
兵器毒矢自西浦越山至和通腦鄂虜傍山臨河穴居  
蝦夷分兵急襲擊殺男女數十人鄂虜散走爭挽大船  
下海蝦夷乘勝追擊以刀槍毒矢逼之斬獲無算鄂虜  
得脫者僅七人蝦夷大捷而還安永元年蝦夷獵宇兒  
婦鄂虜不至二年又獵見鄂虜巨艦蝦夷欲戰鄂虜不  
進夷人謂鄂虜來必欲報前歲之怨我輩兵力不足以  
當大敵不如先還以爲後圖乃發船歸越土呂府是歲

海多颶風夷人謂鄂虜停泊宇兒婦者其船必壞明年  
復獵宇兒婦鄂虜巨艦果爲風水所壞作屋海濱畱住  
夷人持弓槍逼觀虜出迎不持烏銃謂我與蝦夷無有  
怨隙將欲舍舊圖新結好通商乃贈夷人煙草食物以  
悅適其意六年鄂虜巨艦至和通腦畱住虜人乃徙就  
焉鄂虜聞二島蝦夷仇殺則其所侵奪諸島皆置酋長  
定狐皮之稅一男必一皮或有輸臘虎皮者遣僧徒弘  
邪教一男必一婦拜跪必點指於額胸兩肩掛鐵器朝  
夕禮拜皆耶蘇法也以虜語改命諸島人名自是鄂虜  
遣其徒累累相踵欺瞞講張無所不至自宇兒婦以北

諸島皆改命名謂為虜人隸屬。中國既不以遠略為念，故虜之改命我屬島者，不能的知其為何歲月，唯以蝦夷人言考之。命羅處和以北者，係延享寬延間事，改命羅處和以南者，為明和年間事也。蓋自極北諸島皆命一二紀號，至宇兒婦曰蟬腦才者，猶言十七也。虜以是而謂自我生髮未燥，已聞千島是我地也，豈知吾之名加模沙斯加，實在其前，北島萬里皆我之荒服之地。哉，松前依山海為國，地勢南嚮，北極出地四十一度，距津輕三厩僅五里，諸國商舶雲集，自暮春至季秋，次松前者曰箱館，曰江差，竝人烟稠密，舟車流通，故總稱曰

三港，其紗轄東西鄉，戶八千八百八十餘，口三萬一千七百四十餘，夷人居內地者，戶一百二十餘，口四百五十餘，蝦夷合東西地，戶五千九百一十餘，口二萬六千三百五十餘，是文化簿籍之大略也。蝦夷謂中州人曰蒼母，自稱曰愛儂，凡松前之政，自古來專資商稅，不喜農耕，故其民無論少長，爭務漁獵，市易至夷人殆有不知田作者。舍利宗野北蝦夷謂之三場，是其邦君之所親治，其歛征稅，法制頗與臣下異，其他漁獵之場，其所至某所，其地至某地，遠近廣狹，皆有分域，是其臣下之所治，内外商賈詣其門，甘言重幣，以請各處分地，君

臣擇其價最貴者付之。凡內外漁場税金，至六萬餘兩。商人乃建稅鋪，遣幹事者居之。船載米酒諸物，與蝦夷土產交易，轉輸之。中州各獲其利，外人絕不能到。蝦夷惟宗野厚岸久奈志理三處，松前遣家臣駕商船至其地，謂之上乘，故無論夷地事務，其方域廣狹大小，國人槩無知者。其待夷人，法制大異，禁與五穀種、教文字、夷人習。神州言語，被箋笠，著脚絆草鞋，凡染漬神州教化，犯之者有刑，多出物以贖罪，蓋欲愚之，使易治也。三港各有沖口番所，諸州運船到，點檢其武士，虛無僧必皆追還，不許登陸。他州民貨作過年者，命輸越年。

役自正月畱住，至五月者，輸半役錢。六月後必驅他州人出境，蓋謂自六月至秋冬，有無漁獵皆不可知。他州人畱滯松前，則糜費國財，故逐之。又嚴禁民戶滋殖，蓋恐戶口增，則米價沸騰也。松前政事大率多此類也。安永七年，鄂虜迷的理以羅處和人為譯，至東蝦夷機答布，上疏請通信交易。適松前士新井田大八在稅鋪言：今歲宜速歸國，明年重來，以聽指揮。迷的理乃歸國。至明春復來獻土物，請允互市。松前言外國交易，非蝦夷所能辨，宜至長崎請乞，乃與糧食却還之。松前又諭羅處和人，是後汝等來交易，不拉鄂虜者，當允其請。然羅

處和既為鄂虜所脅制不能來，迷的理還至宇兒婦繫船和通腦，明年地大震海嘯，飄其船至山上，迷的理造小船始得歸國。先是延享元年，陸奧南部商船遭風，漂至鄂羅斯國，其生存者勝左衛門利八等五人，虜主所以撫恤之甚厚，授勝左偽官，以其子年少有才，命為一船帥。至是率七十人，駕巨艦至神州地方，海路為人所殺，一船皆死，不知何人所為。其船漂到宇兒婦之阿答吐彝，適蝦夷往視之，則船空無人，唯有一屍如被斫殺者狀，擅斫木綿金器硝藥等，鄂貨堆積，蝦夷意怪，不知其何故。當時夷中政未嚴，夷人乃奪其貨物，又恐鄂

虜疑蝦夷殺而奪之，於是燒其船以滅迹。後夷人有到遠島者，告之鄂虜，鄂虜大怒曰：國王所臨，必有政道，故其人民不肯為匪法之事，是無政道，可以見其無主君，安得言日本紗轄唯開拓其地者，即是島主君也。自是屢有忿言，天明四年，迷的理重來圖挽山上大船下海，弗克五年，勘定奉行松本秀持受命，遣山口高品佐藤行信皆川秀道青島軌起菴原宜方，巡視蝦夷。因諭曰：幕府以夷地委之松前，諸國商賈輻湊，輸税金，占漁場，法制自不整肅，或言其山多金銀礦，唯從前無開拓之方，因命諸人相其土，凡地理物產有無金銀商



賈交易事宜、須精細檢覈、無論彈壓地方、饒裕財力、方法、乃至救濟松前手段、皆要用心考究、且聞松前所獻玉錦鷲羽、是異域所出、自遠蝦夷而至、加以近歲夷狄稱赤人者、來到蝦夷、商賈往往買其物產、恐有外國往來之路、宜盡力究問、審地理得要領、歸府逐一上聞、高品等乃至蝦夷、東西分部探討、高品軌起行、東部厚岸機答婦、踰海至久奈志理、欲探越土呂府宇兒婦諸島、遭逆風、留數日、松前臣為鄉導者、言渡海艱難以沮之、不得已、引還松前、佐藤行信行西部、明年高品軌起、遂至越土呂府、召見鄂虜伊如欲等、踰海至宇兒婦島、還

具言加模沙斯加等諸島嶼、自安永年間、被鄂虜蠶食、浸淫、遂及宇兒婦情狀、然是時松本秀持既黜、桑原盛員代之、事遂寢、寬政元年、蝦夷復亂、初飛驒民久兵衛占久奈志理、厚岸等四處稅鋪、其幹事者多不法、或與夷婦姦、夷以前例責償、則反遭橫怒、銜冤不訖、又恐嚇蝦夷曰、夷人懶惰不事事、吾將盡毒殺全島蝦夷、適夷長病乞酒稅鋪、與之、夷長飲之而死、一夷婦食稅鋪飯而死、衆夷謂前言信然、大怒曰、稅鋪平日遇我輩不善、况以毒殺人、此恨安可忍、當盡殺鋪人以報之、乃聚其衆二百餘人、每逢稅鋪輒殺、凡前後所殺七十餘人、松

前聞之遣新井田正壽松井廣繼討之至僕加麻布適  
夷長月彛等以計誘降叛夷率到其營正壽等乃鞠問  
罪狀斬三十七人其餘皆赦而弗問月彛以下有功者  
賞賚有差亂始平月彛子亦黨叛徒故殺之歸順終始  
拮据尤力故命爲久奈志理總夷長明年松前遣高橋  
寬光至北蝦夷相建商館處所西至孤潭突東至志禮  
杜胡而還四年幕府遣最上常矩至北蝦夷西至岨  
峻內東至騰物而還先是伊勢白子民幸大夫磯吉船  
遭風漂至鄂羅斯國其人奇利盧者厚遇之上書虜主  
請送還漂客虜主使奇利盧子竦苦滿護送自加摸沙

斯加發船至蝦夷之根諸松前飛書報之 大府虜人  
言國王命護送漂客至江戶有國書及進獻物品畱待  
數月若無消息我當發船直抵江戶松前以官吏將蒞  
言敝邑絕無米穀唯以獻征養士民供軍賦每歲請羽  
州官粟五千苞其餘士民皆買米以食故平日財用甚  
匱不足以備非常况連歲無漁颶風壞船官吏來蒞將  
何以供給請得轉近國粟賜松前以供公務 官命以  
津輕米千石賜之明年三月官使石川忠房村上義禮  
至松前見虜人問所欲言竦苦滿請於久奈志理交易  
二人以聞閣老松平侯定信曰鄂羅斯連接松前順風

行船不費時日可達路費至少故願松前通市若長崎則道里遠為虜人之所不欲我宜以是後可到長崎為答則彼言屈自然退卻不來無疑矣二人乃盛服召見竦苦滿諭以國家常典竦苦滿進虜書及所貢一角獸唱更鷄哆囉唵諸物二人卻其書賜牌書眉尖刀米麥鹿鷄諸物還之牌書諭是後宜航長崎不許至它方不得帶來邪教像器書冊等諸事事詳北虜志七年鄂虜滑失力復來宇兒婦圖挽山上大船下海船稍損傷不堪用滑失力乃與其徒三十三人畱居以網捕臘虎與厚岸根諸久奈志理越土呂府蝦夷交易當初松前

不下令却之故虜人偃然自得視宇兒婦為己有任意漁獵放縱無憚然滑失力性暴虐使下人人心不服往往有駕小舟逃去者八年秋八月虜艦一隻至蝦夷之阿部田登山者三十人張布袋為屋留九日以斧斤斬伐大木松前遣高橋寬光加藤肩吾等往視虜言是暗厄哩亞國人貌刺東自伯西兒經角利勿爾尼亞欲赴廣東遭颶風至此請賜薪水明年秋貌刺東船復至繪鞞請薪水松前諭其勿重來却還之幕府聞鄂虜蠶食蝦夷屬島松前以藩小兵寡力不能制謂因循不悛恐生後來之大害十年遣渡邊胤大河內政壽三橋成

方等巡察蝦夷地方、石川忠房在江戶、掌措置夷地事、胤等率屬吏至松前、政壽至東蝦夷之沙磨、你成方至西蝦夷之宗野、三人至冬歸府、具言夷地情狀、幕議以松平忠明管警衛蝦夷地事、未幾忠房政壽成方及羽太正養又同受警衛之命、閣老戶田侯氏教參政立花侯種周總司其事、收東蝦夷地南自浦河北至志禮杜胡及諸島嶼、限七年從、幕府措置、因賜松前稅金若干、忠明等五人、既得頒制夷地、則相議曰、蝦夷土人唯具形體、未知倫理、男則被髮不剃鬚髻、女則黥口及雙手、小兒羸形、或服狗皮、皆食獸魚、不食五穀、卉服左

衽、以繩為帶、立木為屋、或有穴居者、不知文字、不辨年紀、大小有病者無醫藥、唯服草根、故有痘疹疫癘流行、夷人死者不可勝數、其父兄親戚死、大小哭泣、穿地瘞之、燒死者屋宅、不營祭祀、其性至愚、至直、松前以小藩故不能控制夷地、其漁場皆分附商人、以征稅供國用、國用匱而征稅滋、漁場商人爭為姦利、肥己囊橐、詐偽僨慝、以眩惑夷人、夷人以此日月彫弊、皆怨望松前苛政、彼鄂虜之拓土地者無宅、假仁義務、詐術既已、并吞許多戎國、今聞蝦夷怨松前、以漸蠶食我屬島二十、來逼東蝦夷地、蝦夷四面臨海、土地廣大、不能設城壘如

內地開拓之術莫如撫恤夷人大播仁政使其同心一  
致感戴恩德不為鄂虜所煽動誑惑是則以人為城絕  
外寇蠶食之念實萬世不易之計也今宜反松前苛政  
教 神州之道覃德化於夷地則百年後蝦夷當盡變  
為良民按多賀城碑曰去蝦夷國界一百二十里是惠  
美朝獵征伐蝦夷初鎮府於宮城郡建碑所表即古蝦  
夷國界也延曆中坂上田村麻呂大奮威武遠醜類於  
萬里以海南北定封境是今蝦夷國界也當時建碑壺  
村題 日本中央是蓋前知有今日開疆之舉者昔賢  
卓見實可感仰今若開拓土地果如坂將軍所期則

日本實如湧出一國者其功利德澤蓋非可言語盡也  
然為之須有漸移風易俗其事至難自我促之恐悖人  
望宜待時來因彼情願以一新舊染方今急務在乎綏  
懷夷人各所容舍置吏員以掌其事命南部津輕二家  
出兵卒飭器械擇要害初遷所日夕警衛則防海之備  
有餘宇兒婦島既被鄂虜占據越土呂府島不得不嚴  
守衛簡官吏蒞夷人綏懷方略最宜注意此島又蝦夷  
地形多險人跡殆絕故傍海岸行舟亦不免阻風送日  
若萬一有事報急非易不得不開道建舍以便往來一  
歲經費當以五萬兩為額乃上夷地經濟大本議 文

恭公再三審問後盡從其言十一年春二月閣老松平  
侯信明諭開疆意旨曰聞蝦夷土地未拓衣食未備人  
道未明太可憫傷今遣官吏播德政弘教化當使其服  
日本之威德不為外虜所煽動然事務姑息濫賞輕與  
以取夷人之悅則財物有限非為可繼之道也目今經  
濟宜因夷人交易以潤益之唯交易聽商人所為則事  
多不正當差官主管以贍恤夷人為務平權量訂物貨  
不以粗惡惑夷人要使夷人歡欣踊躍以趨其事則異  
日物產漸裕擔包漸增然幕府開拓土疆非圖利國  
益上綏懷撫恤是為第一要務衆人皆宜知此意宜教

夷人耕作樹藝使其知五稼可以養生肉食不如穀食  
之甘美假令不能遽改漸次教導至於異日一變風俗  
其成功必速教夷人必須言語說諭唯要言行一致無  
有內外彼為夷種然其性極慤若我所以遇之或有不  
誠使夷人謂日本人多偽生疑猜之心非所以綏懷  
遠夷之道皆宜旦夕用心言行以誠實為主役使夷人  
其糧食宜從定格因遠近頒給無惑其中効力非常者  
糧食外隨宜賞之加給物件或酒食又要不流姑息須  
使其知賞賜之多寡因功勞之大小爭相奮勵從事無  
懈聞從前禁夷人習日本語今開其禁當使夷人學

和言爲和人。唯和人用夷語者，依舊一切禁之。夷人漸漸感我德化，服我政教，其衣服屋宅，有欲遵我法制者，宜與日本衣裝教。日本家居，使他夷有所歆羨仰慕，皆爭爲之。凡尊君上、孝父母、友兄弟、信朋友、人倫大道，皆要教訓化誘，又須教以文字，又聞夷地風習，豪富者多蓄妻妾，貧窮者多鰥曠，是故生毓不蕃，戶口不長，是尤爲陋俗，不可不改革者。宜使男女各有配偶，生子長孫，皆知人倫，然前數事爲之當，以漸措置有序，務期成功，不得急遽強之。大忤夷人之情，致債事之患。夷人疾病，當與臥蓐醫藥飲食，盡力撫養，使其無死喪夭札。

之患，衆人宜應奉。上旨體德意思，所以教育撫字之方，於其所管地方，競相淬礪，以圖報効。是月松平忠明大河內政壽三橋成方發江戶赴蝦夷，三月村上常福遠山景晉長坂高景以薦受命赴蝦夷，又作官船數十隻，富山保高高橋一貫等駕政德船發江戶赴蝦夷之根諸，以大府意諭夷人，勿使疑惑擾動。時堀田仁助以長曆學從行，測天度海路，作圖進之。秋七月，夷地浦河有大熊害人物，村上常福命細見某西村某索捕累日，熊欲攫細見，拔刀刺喉，轉攫西村，又拔刀斬殺之。衆人見之，皆大驚。松前以官吏自津輕三廢至松前。

南部佐井至箱館、私邑錯居其間、不便、請重上箱館近傍至浦河地、以知內川為界、許之、乃賜松前武藏地五千石、官吏至箱館會議、以夷地草昧、政宜易簡、定法三章、以約束夷人、曰、奉邪教者、與親外國者、最為大罪、殺人者、死、傷人者、與盜賊抵罪、又以夷人所行、滅加擊熊祭、皆為惡俗之甚者、下令嚴禁之、又穿耳貫環、及黥面手者、不問前者、唯禁後生為之、又建會所於昌野、白額藥里、昆布、牟彝、善法、地能古、蔑、俚、別、安、禰、別、儂、化、厚、岸、沙磨、你、十、處、雇、江、戶、醫、數、人、至、夷、地、以、療、病、者、官、吏、又、買、南、部、牛、馬、四、頭、養、之、山、野、以、供、騎、乘、輓、運、夷、人、始、見

牛馬驚懼不敢近、後漸馴習、知其為便、則大悅、自是牛馬年年繁殖、至充物夷地、忠明自根、諸巡行志、別測志、禮杜胡岬、成方進至浦河而病、數日得痊、皆還箱館、議事、政壽開沙磨、你新道、命、中、村、意、積、最、上、常、矩、董、役、沙、磨、你、有、知、越、截、鞞、筑、子、等、地、為、夷、中、第、一、險、阻、或、懸、繩、攀、梯、或、跼、步、巖、間、或、候、潮、退、奔、過、辛、苦、萬、狀、行、者、莫、不、惴、慄、前、人、以、財、力、不、給、不、能、開、路、由、官、吏、鏟、削、大、險、後、人、得、去、難、就、易、免、顛、覆、死、亡、之、患、後、南、部、又、益、用、力、道、益、修、治、云、常、福、高、景、過、年、沙、磨、你、景、晉、行、至、母、衣、泉、近、藤、守、重、山、田、嘉、充、當、踰、海、至、越、土、呂、府、以、時、節、稍、後、期



明歲渡海、先是閣老唯戶田侯一人、總司夷地事、至十一月、命衆閣老、以直月聽夷地政、忠明等五人、請命南部津輕、各出兵五百人、防守夷地、許之、南部兵守根諸久奈志理、越土呂府、津輕兵守左原、越土呂府、皆以箱館爲老營、其後大河內政壽、遠山景晉、竝皆轉職、不關夷地事、忠明等四人、請增夷地吏員俸金、八王子千入頭原半右衛門、請率其步卒百人、開墾夷地、以農兵備、非常許之、半右衛門至白額、弟新助至俣物、分兵屯田、爲戰守之備、十一年春正月、輸送弓銃槍仗諸兵器、於箱館、越土呂府等諸信地、先鋒卒井上某、請率其家

族、徙往蝦夷、見許、謂之在往、在往自是而始、凡幕府士大夫、不拘高下、其請徙往蝦夷地者、必蒙聽許、皆賜金帛、增俸祿有差、至祿二百苞、賜辨裝金百兩、增俸十二口金二十四兩、戶川安論、大河內政良、受命巡行蝦夷、至久奈志理、官旣已大造船舶、以伊豆海險惡、運船屢壞、命浚其波浮港、以備停泊、自是官船至蝦夷者、皆免淪溺之患、夏下總民伊能忠敬、請至蝦夷、測量陸地、作圖進之、官定蝦夷運糧制、發府帑預買候國明年之粟、以越土呂府最爲邊防之不可忽者、命近藤守重、山田嘉充、踰海安集夷人、島中男女不過七

百多服草衣、或有羸體者、海多魚、以無漁具、不能捕、候  
鱒、鱖、逆流、投入、獲之甚寡、或採掘草根、以爲糧、故衣食  
不足、饑寒死亡者、每歲不知其幾何也、二人勦力、採島  
夷之艱苦、以攝津商人嘉平長海運術、命駕其巨艦、裝  
載貨物、直抵越土呂府、夷人見我巨艦、揭日輪標幟、皆  
大驚嘆、乃頌其貨物、以贍給夷人、新開漁場十七所、授  
漁具、教生業、夷人知網罟筭箸之多、獲不勞力、皆爭勸  
營業、而無倦、始得煖衣飽食、享生民之樂、感戴中國  
恩德、膜拜天地、感泣無已、蓋自是越土呂府爲光化之  
域矣。

北島志卷之一終

139  
4  
158

書目録

1111

